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子金注

誄下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侍卒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

尉府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 掾 善本無掾字 賢良方正徵為

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向曰野王縣令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

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中書郎南陽相 濟曰武帝子東

出為南陽王除湛為相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家艱乞還 良曰家艱謂父母憂也 善曰毛 頃之選為太

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翰曰僕太子官世祖武帝也 善曰世祖武帝也穀梁傳曰高曰

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

列也 銑曰天子惠帝也班次也言以次而 春秋四十有九

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

呼哀哉乃作誄曰 向曰延喜里 名湛所居處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濟曰堯賜禹玄珪以彰成功文命禹

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 善曰尚書曰禹錫玄珪

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侯遂為氏也 善

曰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偃陽光

啓寔 其在於漢邁勲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翰

邁猶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

故時稱大小夏侯之書也 善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

擊項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引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

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元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

又曰由是尚書有 **顯祖曜德牧充及荆父守淮岱治**

亦有聲 銑曰湛祖威歷荆兗二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有聲謂

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

耀德不觀兵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 **英**

莫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 向曰英英 美也灼灼

盛貌辯美辭也摘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詞如華之繁如玉之振也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孟子

曰集大成也者 **如彼隨和發彩派潤如彼錦績列素** 善曰王隱

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翰曰徒空也吾生謂湛也論語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

子其寐也魂交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且歷少

長逮觀終始向曰逮及也善曰孝經曰夫孝子之承親

孝齊閔參濟曰承事也閔閔子騫參曾參並孔子弟子有孝行

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

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

乎子之友悌和如瑟琴良曰友弟兄弟也琴瑟言聲和

琴瑟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言同猶賞爾音翰

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難為唱和矣然我終復慕賞爾德音也

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

王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

弱冠厲羽共羽儀初升公

弓既招皇輿乃徵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

舍人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

為儀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

瑾州郡累召公內贊兩宫外宰黎蒸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

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皆眾也善曰典引曰巡靖黎蒸

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濟曰允

載起也清風謂內外俱有美化也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

決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彼樂都寵子惟王

良曰決大也樂都南陽也龍光也善曰左氏傳延設官建輔

凌季子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翰曰簡選良善也喉舌

謂為南陽王相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惠訓不倦

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視人如傷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如傷恐失所

也善曰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

滑曰國之興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顧

也視民如傷

祿德薄

辭祿也

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于茲

濟曰余自謂也事職也十二年曰紀言湛與岳俱不仕至湛死時二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班白攜手何歡如之良曰言二人俱鬚髮

班白相攜為歡也善曰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居吾語汝眾實勝寡

人惡雋異俗疵文雅良曰寡少惡憎疵病也言小人眾賢者少是眾勝少也時俗憎病雋異文

雅之人也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眾之勝寡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執戟疲楊長沙投賈銑曰揚子雲才高位下為執戟賈誼博達投於長沙此皆時俗憎疾之驗

善曰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高

恥居物下向曰勿以自為高恥居人下也子乃洗然變色

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濟曰洗然迴情貌言承岳之誠迴情易容歎息而對云已

道與時固不同也善曰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君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仁由

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良曰蒙不知貌言為仁者之行由己

不曲求無知之人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

我匪我求童蒙又曰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翰曰淄黑磷薄也言萬物洙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常節於屈

而能申志也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

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銑曰以用替發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猶致身極

諫獻可廢否盡規法以愛天子也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

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謹言忠謀世祖是嘉

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向曰謹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也儲皇太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

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曰謹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殿先朝

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濟曰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

命也烈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稱家善曰尚書曰道揚末命我聞積善

出光其家謂為南陽相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享遐

神降之吉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紀長保天秩

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祿秩也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如何

斯人而有斯疾

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曾未知命中

年隕卒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命湛四十九卒年未至知命也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

猶中身也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也

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

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

以時襲殯不簡器

銑曰湛平生頗豪侈甘食美服必極精妙及臨終遺言令棺小薄斂也錫賜類善也

言湛以薄葬之禮賜其子以為善也龍衣簡選也器棺槨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毛詩曰孝子不匱末錫爾類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

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禫複為襲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

向曰拔

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是養生而能崇薄葬者言湛達死生之分也善曰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

病且終曰吾欲贏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亡焉

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

達困而彌亮

濟曰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困疾彌益亮明也善曰班固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也

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

良曰輅車也祖送

也言容儀體質長歸泉壤也訣永別也逝往也言此往不可追而及也善曰周禮小喪供輅輅鄭立曰輅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

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顯孫師有容體姿質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望

子舊車覽爾遺衣幅

被抑失聲迸涕交揮

非子為慟而慟為誰嗚呼哀哉

銑曰慟變

不為湛慟當使誰為之也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乎

日往月

來暑退寒襲零露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

我良執

向曰襲及疑結勁緊也言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湛也良執良朋也善曰周易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

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又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

濟曰素故也孤湛子也言適湛故館撫

子之館今撫孤羊舌氏

叔向也已見廣絕交論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

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弭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

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善

馬汧督誅一首

并序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氏羌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

嫉發憤死於獄中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在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

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羗反未

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

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編戶謂附晉為百姓之氏也肆縱也言縱暴為逆也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地盧水竭蘭羗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仕預左氏傳注曰弭自

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人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

有毒驟失小利向曰王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

小利也善曰毛詩曰王旅嗶嗶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國乎俾百姓流亡頻於

塗炭齊曰俾使也使百姓流喪頻塗炭也善曰毛詩曰人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建威喪

元於好時州伯宵遯乎大谿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元首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

好時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氏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

大谿地名善曰王隱晉書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若

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車善本作者蓋以十數

翰曰裨亦偏也言偏將為賊所敗殺者數十人也善曰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

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殞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剖符專城紆青

拖紫善本作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銑曰剖符謂剖

秦隴之僭鞏更為魁向曰鞏更羗賊率魁

王也據秦州隴西郡僭稱王也善曰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

既已襲汧而館其縣濟曰掩其不備曰襲館客舍也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

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翰曰據依也長三丈曰雉十雉言小也善注同羣羌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銑曰蝟蟲名其毛如大針言氏羌鋒起似之也鑿

蘇乏竭芻蕘罄絕向曰樵蘇柴薪也芻蕘蒿草也竭絕亦盡也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

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采者也

焉濟曰發出也言發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以鐵瑱機關既縱盧會切善礮而既縱下礮賊而又以機關却升上也善曰言以鐵鑲繫木為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塹具礮石如淳曰礮石城上礮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千夫沈滯然礮與礮並同力對切礮陳焦之麥柿廢枹呂角之松良曰礮炊陳久焦黑也柿木札也枹屋椽也角屋椽也

芻不賈人畜取給青煙傍起善曰說文曰柿削柿也李廢切又曰枹椽也又曰枹榱也馬長鳴言資枹榱之給故得人馬不乏也青煙起言有薪也馬長鳴言壯也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司馬彪莊子注曰皂歷也

以偵令之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道攻城也子謂敦也浚地而攻子命穴浚念

壺善本作雷瓶武以偵令之道偵規也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

使聰耳者伏翬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將穿城善

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黠鑿也善

無城善響作因焚穡古火薰潛善氏殲焉向曰穡犬

穴中者殲殺也言氏將穿城則器中響起因焚麥薰殺穴中之氏也善

善曰崔寔四人月令曰四月可糴穡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穡潛善

氏攻之善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濟曰安西

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厄也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

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

不免虎口哉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良曰契書

之數也幕府謂大將軍府也善曰漢書音義曰衛

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善聖朝疇咨

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翰曰聖朝惠帝朝也疇誰也

明秩兼幢蓋之制幢蓋刺史儀制也善曰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

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穎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

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數善本無十斛考

評吏兵以櫜賈楚之辭連之銑曰州雍州有司謂法官

也言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敦也善曰禮記曰夏楚二

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稻也楚荆也夏與櫜古今字通大將軍

屢抗其疏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也抗舉也疏謂也言

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

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

忌敦勲效推極善本極推小疵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疵過

善曰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莊子曰晉之善戰非所以褒

者牛丑以寡擊衆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非所以褒

將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良曰言推窮小過非褒將之道

其罪假授其官也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詔書遽許而子

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何戴切詔書遽許而子

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翰曰遽急也許謂許彤朝廷聞

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

勇果毅率勵善本厲字有方固守孤城危逼善本獲

勇果毅率勵善本厲字有方固守孤城危逼善本獲

勇果毅率勵善本厲字有方固守孤城危逼善本獲

勇果毅率勵善本厲字有方固守孤城危逼善本獲

勇果毅率勵善本厲字有方固守孤城危逼善本獲

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

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銑曰悼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生時之功也善曰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令

追贈牙門將軍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向曰嘉善也寵榮謂贈印綬祠以少牢

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善曰范曄後

濟曰庸用也言清潔之士聞已有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善曰言絜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

之上曰於斯思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致無不至矣

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莫首之讎也良曰肆

貿易也言怨害者皆嫉妬之徒也嗟乎岳歎也言嫉妬之人欺其善行當以已首易人之首為讎也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

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言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貿首之讎也戰國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

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

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敦為善而見嫉妬也悲夫痛傷之辭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

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昔乘丘之戰縣

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

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

有派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銑曰魯與宋戰乘丘地名

也縣姓賁父名也敗毀績功也他日昔日也遂死之謂賁父以敗績赴敵而死圍人養馬者矢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因流矢

中馬非賁父之罪乃誅具赴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也善曰禮記

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漢

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劔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誅之善本作之誅向曰手持劔殺

之也善曰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劔而叱之何休然則

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

之或遺 善本有也字亦曰忠謂縣賁父也孝謂司馬叔持也據

書贊曰自孔子後 天子既策 善本作 而贈之微臣託乎 良曰策贈謂牙門

也託寄也岳時為著作即不敢正當 史官故云未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不易人不易知 善本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也 翰曰言

人固未易知 善曰史記曰侯嬴曰 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

奇 銑曰西戎氏羌也猾亂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 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矣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

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 魯 羣狄豺虎

競逐 向曰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故危也裁制也焚焚貪盛貌言

豺虎之競奔逐也 善曰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惛王又啓之

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 武安之屬競逐於克師 鞏革更恣睢 許 潛跼官寺 濟曰恣

貌時止也官寺客舍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

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

曰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 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 齊萬虓 呼 闕 呼 震鷲台司 良

虓闕怒盛貌台司三公職司也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 聲勢

如虓虎又曰震鷲徐方春秋漢含章曰三公在天法三台 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 旌旗電舒弋林植彤

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詰張奐

朱星流飛矢雨集 銑曰電舒林植言賊旗之盛彤朱賊為鑪

也 善曰彤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 惴惴

五斯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星矢如雨已見上文 善曰爾 爨麥

士女號天以泣 向曰惴惴懼貌號呼也 而炊負戶以汲繁郊之危倒懸之急 濟曰言城之危

如倒懸也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

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雞

子

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

良曰發謂發其智謀彌益明亮也善曰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

協韻向曰白日喻精神明皎也秋霜喻威嚴肅物也善曰戰國策康睢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申鑒曰人生怒如秋霜

威可厲懦夫克壯而沾恩撫循寒士挾續弱也言以威

稜勸之弱夫皆能壯也楚子伐蕭師人多寒楚子巡而撫之三軍皆如挾續續縣衣也敦之撫循亦如之也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

威稜憺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猶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比日如挾續春蠶春蝨大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

向曰蠢蠢衆多貌犬羊謂賊也阻恃凌欺寡少也潛隧謂賊鑿地道以攻城也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曰漢名臣奏曰太尉

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愜愜苦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濟

愜愜小息貌言汧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皆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敦計策而存也善曰王逸

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患禍者也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鳥魚為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也惟此馬

生才博智瞻偵命以瓶壺剗結以長漸良曰博廣也瞻足偵

規剗掘也言賊為地道攻城敦乃掘壑置瓶壺以規之皆知所在也善曰解嘲曰雖其人之瞻智哉字書曰瞻足也徐爰射雉賦注曰剗

剗也說文曰壑坑也七豔切楚未見烽火以起燭薰尸滿窟培

蒲穴以斂翰曰錘斂也鋒斂刃也言賊為地道斂刃敦以火薰殺之於穴中因培穴以埋之也培猶培也善曰廣

雅曰培捶也蒲溝切木石價竭其稈下然馬生

傲若有餘銑曰木石戰鬪之物拋石礮木也其稈薪葉供炊爨之事也矜然自得貌傲若有餘言不急懼也善曰

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矜然授兵登埤杜預曰矜然勁忿貌也矜與矜同孔駉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

為矧盧外切善柿廢松為芻守不乏械櫜有鳴駒

向曰芻繫也柿木札也械戎器矧木之屬也哀哀建威身伏斧鑕悠悠烈將

覆軍零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

又聖五十七卷

不二

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羗苦戰不利身沒於戰場質堪也悠悠衆貌言烈將零敗者衆也釋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

其將以生易死謂執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心唯敦無之疇誰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質木稭也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

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

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勇

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汧城倉庾為寇賊之糧也賴蒙也夫子謂敦也彌久咸皆也言敦能

謀長久之道汧人有勇知致命之所故得存也方所也善曰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暮謀也音模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我

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翰曰我出

經也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謂宣子曰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而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宥赦也燕人表王歆墓是旌表也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所謂末學膚受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

注曰旌表也

思人愛樹甘棠勿剪

銑曰甘棠木名邵伯為政百姓慕之所舍之樹皆不剪伐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物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淺兩造未具儲隸蓋眇孰是勲庸而不獲免

况也言孰有存汧之深功疑犯之淺罪兩造謂兩囚相證也儲粟也隸私隸也眇少也孰誰也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

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

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也醜惡斲削也言削其善功惡其正直也

害能醜正惡直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

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耶逶迤委曲自得貌退食減膳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必損膳若鷹飛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

善曰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傳曰逶迤行可蹤迹也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

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

向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汧也小利謂穀數十斛也開懷怒小過也言有司

不苟怒小過而深刻其罪狀于何不至有也 善曰方 言曰猜恨也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釁于何而不至 慨慨馬

生破破 郎 高致發憤因圍沒而猶眡 至嗚呼哀

哉 銑曰慨慷既也破破堅也因圍獄也眡憾也言懷此憤怨死而 猶憾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破破堅也力

唐切左氏傳曰荀偃我齊卒視不可哈樂懷 安平出奇破齊

克完 向曰燕攻齊田單保即墨後為奇計却全齊國襄王封為安 平君克能完全也 善曰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

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 繒衣畫以五米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 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街枚擊之

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張孟 為齊襄王封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

運籌奇危趙獲安 濟曰張孟談者趙襄子臣也智伯引水灌趙 城朝夕將陷談乃與韓魏之君謀殺智伯而

趙獲安也 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 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

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 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

泆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是

於帷幄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

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謀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而安也吝恨也害 賢曰嫉搖弄也謂吏弄文墨問其小過也 善曰吝嫉謂有司貪吝

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

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 翰曰頌賜也言可傾倉及所虜狄以賜况

隸可頌况曰家僕 用家粟私僕以賞有功兵士乎 善曰周

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 銑曰剔

所獲也頌賦也頌與班古字通 善曰為督守及關 也汧督及關中侯故雙龜也三木謂桎械枷也

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 善本 作剔

字 扶老攜幼巷號街哭 善本街 鳴呼哀哉 善本街

也言同圍者聞敦死老幼相扶哭於街巷也 善曰戰國策曰薛人 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

於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 濟

機

旌表也殊恩謂贈牙門將軍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善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

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良曰兆問也後昆敦後嗣也言司勳班爵亦問其後

嗣怒以慰勞冤死之魂也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

陽給事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

翰曰索虜嗣率眾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潰

抗節不降為虜嗣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後文帝立命文士顏延年為之誄善注同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

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

記有東郡濮陽郡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

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

臺銑曰采烈也邊事軍旅之事滑臺城名也善曰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值國禍荐臻

王略中否獯虜間釁摩善本作剝剝司充向曰荐重也臻至也

否隔也獯虜即索虜嗣也問伺釁隙也摩剝傷害也司充二州名也善曰潘岳楊肇誄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宇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廟與摩音義同幽并騎弩屯

偏善本作輦輦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濟曰弩射也言索

輦洛地名言雖列營緣守賊盛不免屠潰也屠殺潰亂也善曰物瑛論曰幽州之騎與州之弓勁悍之上閔中詩曰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

乎將率善本作卒之間以緝華裔之眾良曰銳利違避也將率謂諸軍率也

緝穆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遠也善曰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疲善本作困困相保

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翰曰疲極勅疆也旬十

寇也善曰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投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士師奔

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

器竭斃于旗下銑曰師衆奔亂棄軍爭免其死向曰誓約

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狗節者哉良曰

以身從物曰狗也善曰非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

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善曰非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

臺之偏善本作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翰曰撓曲也言雖臨危不曲節以求全

可贈給事中振卹孤遺善本作以慰存亡追

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銑曰振卹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

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

仁明向曰逮及也元嘉文帝年號廓開祚福紀理茂美緒業也言

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

詢諸前典而為之誅其辭曰濟曰末臣延年自謂也我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良曰祐

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

利後賈季使續鞫殺陽處父此則貞正之道亦不常為福也善曰

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

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善曰

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

果題子行間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果為毅也題名也若初

州行間謂行陣之間也善曰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

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

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

善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善本作發字

邑氏遂傳銑曰忠謂處父也壯謂苦夷也爾璜也舊勳即上忠壯之功也廢闕也邑氏謂先代所封氏也善曰左

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

惟邑及氏自温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向曰晉封邑氏

處父於温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陽氏不昌盛也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

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鞫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良濟曰之子謂璜也績

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温和敏達肅敬良善也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和平而能達理至敬而能事上善曰毛詩曰之子千征

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曰田光先生者其勇沈也

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衡良曰竹柏喻堅貞也駢駟喻能當國家衡拒之任

善曰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駟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

駢四馬曰駟邊兵喪律王略未恢翰曰律軍法也略道也恢大也善曰周易曰師出以律

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函陝堙阻漣洛蒿萊朔馬東騫胡風南

埃銑曰函函谷關陝以號國也漣洛二水名埋塞也蒿萊謂亂不通也東騫南埃謂秦虜亂中國善曰母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

邈悠悠但路無歸轡野有委骸翰曰轡小棺也言道路見胡地埃

歸者田野之內多委棄之骨善曰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櫜歸其縣應劭曰櫜小棺也服虔曰轡與櫜

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

帝圖斯難善本作艱字簡兵授才寔

命陽子佐師危臺濟曰圖謀也危臺謂滑臺也憬彼危臺在滑之

垆周衛是交鄭程是爭良曰憬遠也滑國名也林外曰垆周衛鄭程四國名言古者已有戰

爭於此也善曰交當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代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

而囚伯備王怒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

與程伐鄭不尅翰曰言滑國昔是中夏今謂當時元魏所據故云邊亭巘

紫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

門也扁閉也善曰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
明擊刁斗周禮擊木折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
後漢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晝閉說文曰扁外閉之關

敵壓難 善本作厭難 **時惟陽生** 銑曰料量也壓難猶定亂也善曰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

唐子曰將要於折衝厭難決勝而已 **嚴冬器勁** 善本作涼冬氣勁 **塞外草衰** 向曰器弓弩也

勁堅也善曰李陵甘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邊矣獯虜乘障犯威** 濟曰邊遠也獯

虜謂索虜嗣也障邊也威國威也善曰尚書王曰邊矣西土之人漢書曰遣狄山乘障蒼頡曰障小城也 **鳴驥橫**

厲霜鏘高 善曰李陵甘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我河縣俘我洛畿** 良曰厲整鏘鏘

過我河縣虜取我洛也善曰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為响鏘音義曰箭鏘也西京賦曰游鶻高翬薛綜

曰翬猶飛也左氏傳曰相曰送我殺地 **擗鋒成林** 善曰漢書曰擗

入我河縣俘我王官送與軼古字通 **投鞬為圍** 善曰漢書曰投鞬言兵多相投鞬以成圍也

翰曰擗聚也鋒謂劍戟成林言多也 **醫醫躬壘**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者投鞬高如 **醫醫躬壘**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城者數所也 **醫醫躬壘**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援閼卒無半菽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馬實拑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巨秣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濡褐烈烈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陽子在困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彌達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傷拊巡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饑渴力雖可窮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氣不可奪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義立邊疆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身終鋒枯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嗚呼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哀哉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督效貞晉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榮攸記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曰黃父河督 皇上嘉悼息善本存寵異于以贈之言

已見上文 登給事向曰悼傷登升也 善曰毛踈善本作爵紀庸恤孤

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濟曰疏分紀錄庸功也謂分

瓚子也喜悅也 善曰漢書滕公嗚呼哀哉謂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貴之

陶徵士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

銑曰陶潛隱居有詔禮徵為著作郎不就 故謂徵士延年為始安郡道從滎陽飲酒 潛舍自晨達昏及潛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也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 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 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天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善曰山海經曰升山黃酸

文曰璇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善曰春 秋運斗樞曰 椒桂連夕 石士起宋均

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 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

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

者人之薄也向曰璿美玉也隍城池也 翰曰言人以難得為

樂此舟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 由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之不好也淳于髡一曰獻七士

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何士之多乎藉資踵跡薄 輕也 善曰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

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若隨 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

之峻節良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 者四皓漢時隱者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

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 成子高弃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 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 於上洛熊耳山西襴衡書曰訓夷皓之風故已父老堯禹錙

銖周漢濟曰言此數人秉行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如平 居之父老錙銖猶輕細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曄

謂鄭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 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

雖分國以祿之視 之輕如錙銖矣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良曰縣歷浸漸 也言歷代漸遠

比人光景神靈不相連屬也。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沬歇絕不其惜乎。英也。雖

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道。善本作首字。路同塵輟塗。善本作昭字。末景泛餘波。向曰言今之作

殊軌者多矣豈所以照。善本作昭字。末景泛餘波。向曰言今之作

為此道者人人自以為為大量觀其道路可與古人同其清塵及其其中塗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矣豈所以照明古人末景泛浮餘波也

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愷樂于茲同堂宴

棲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書曰餘波入于流沙

幽居者也。善曰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善曰左氏傳卻芮對秦伯曰夷吾

素心。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善曰左氏傳卻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

素曰學非稱師文取指達。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章但取指適為達不以浮華為務

在眾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銑曰迹在於事心出於物故雖同於

人而不失清寡靜。默之道也逾益也。少而貧病居無僕妾。善曰范曄前漢書曰黃香家貧而無

妾。井曰不任藜藿不給。向曰汲井舂曰不任其勞採藜取藿不給其食藜草藿豆皆貧之食

也。善曰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探井曰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方。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善曰田生致親之義追悟

毛子捧檄之懷。濟曰惟思也田過謂齊宣王曰非君之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爵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

爵位無以尊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後漢毛義貧以孝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辟義檄適到義守命捧檄

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聞之歎曰賢者固不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

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

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

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

測往日之喜 為親屈也 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

棄官從好 良曰偶諧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 遂乃解體

世紛結志外區 善本作 區外 定跡深棲於是乎遠 與俗諍

也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 幽憤詩曰世務紛紛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 灌畦鬻

蔬為供魚菽之祭 向曰畦園鬻賣也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毋 有魚菽之祭祭用魚豆示儉也菽豆也

善曰開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 織絢 衢 緯蕭以充

糧粒之費 翰曰衛侯之弟專織絢於却鄆終身不言衛事絢履 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蕭蒿也織蒿為薄緯

織也 善曰穀梁傳曰審喜出奔晉織絢却鄆終身不言衛鄭玄儀 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劬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食

者司馬彪曰蕭 蒿也織蒿為薄 心好異書性樂酒德 善曰劉劭集 有酒德頌也 簡棄煩

禮 善本作 促字 就成省曠 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 恬曠之苦不足煩促每有餘 殆所謂國

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 濟曰莊子云至貴者國爵屏焉至 富者國財屏焉屏除也又云聖人

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也 善曰莊子 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 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 也天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 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 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有詔徵著作郎稱

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

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

貞 良曰言雖冥默無象固應神也嗚呼歎詞淑善貞 正也 善曰張衡靈圖注曰寂寞冥默不可為象 夫實以

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 銑曰苟且 允信筭數

也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

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 向

愆違也前志前書記也 善曰謚法 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 其詞曰

物尚特生 善本作 孤生 人固介立 濟曰特獨也 善曰漢 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 豈伊

善曰漢 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

善曰漢 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

善曰漢 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

善曰漢 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

時違曷云世及銑曰言非遇時而為此行亦非世出相及繼作其事矣伊推也違遇也曷向也嗟

乎若士望古遙集向曰若士謂潛也望古逸人遙與相集也韜此洪族蔑彼

名級翰曰韜藏洪大也大族謂祖為大司馬蔑輕也名級榮名階級也善曰葛藟一遂初賦曰承豢龍之洪族既高陽之休

睦親之行至自非敢濟曰睦敬敦勉也言敬親之行

然諾之信重於善曰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

布言良曰始楚語云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一諾此人重之也廉深簡絜貞夷粹

温銑曰絜清貞正夷平也粹不雜也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向曰峻高繁多

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也善曰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

一於此而兩善本無非字默置豈若夫子因心

達善本無事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必務與世同反於

和而不同夫子謂潛也善曰言為入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達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

子因心而能達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杜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

畏勞善本作榮字好古

薄身厚志良曰薄身謂自儉約厚志謂敦道德也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

世霸虛禮州善曰薄身謂自儉約厚志謂敦道德也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

壤推風濟曰霸謂當時霸君也虛心禮之州壤州上也言見辟命也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良曰推思義善也懷邦不忘於

之秉彝不隘不恭銑曰人亦謂潛也彝常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今潛亦

不隘而不恭也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蔡母濠曰隘謂

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

恭善曰禮記曰諸侯

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向曰同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爵位也

度量難鈞進退可限翰曰鈞猶及也言不測其深德也可

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濟曰長卿病免

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

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即相字雅賓舉州

郡茂才數 子之悟之何悟之辨 濟曰悟知也辨明也 賦詩

歸來高蹈獨善 去彭澤令也 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

齊人歌曰魯人之息使我高蹈孟子曰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

銑曰超遠曠明適往也言既遠明事理無往不合其心也 善

曰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忘是非非心之適也 汲

流舊巘首宇家林 善曰廣雅曰葺覆也 晨煙暮靄

春煦秋陰 翰曰煙靄皆山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

勤儉躬兼貧病人不其憂子然其命 濟曰躬身也否

善曰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

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墨子曰當富固 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

惟道性 此非直能明是率道之性也 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

其不懾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毛詩曰 糾纏幹派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 糾纏幹派

冥漠報施 銑曰糾纏三台繩也幹轉也吉凶翻覆轉派有似繩

善人之善不能明也 善曰鵬鳥賦曰幹派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

與福何異糾纏弔魏武文曰悼總推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

施善人 何如哉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向曰誰云天道與仁於潛不

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詞曰招賢良與明智

謂天蓋高胡但言斯義 翰曰常謂天高聽卑何為誓此仁義

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 履信曷憑思順

謂天蓋高不敢不踣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 履信曷憑思順

何實 濟曰曷何實置也 善曰周易曰 履信曷憑思順

傷疾 良曰上壽百二十年中則六十也疴瘡疾也 善曰尚書曰

閻疾 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疥遂疴疴杜預曰疴瘡疾也

視死如歸臨凶若吉 銑曰達天命也 善曰呂氏 藥劑

弗嘗禱祠 善本作 非恤 向曰齋和也恤憂也言不以死為憂

而禱祠求福也 善曰魏都賦曰藥

劑有司論語子
曰丘之禱久矣
僚素
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翰

僚向也幽幽冥也懷和平生之志也終畢皆死也
善曰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
敬述清

善本作
靖字
節式尊遺占
去聲濟曰式用也遺占遺書也占者口隱
善曰漢書曰陳遵

度其事令人書也
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言
赴却

賻輕哀薄斂
良曰計至也薄謂喪之不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
斂以時服務從儉約也
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某且死鄭玄

曰計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
之鄭玄曰謂賻喪
家補助不足也
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
畢

切銑曰使逢地即穿疾葬而不棺也遭逢也壤地也窆葬下棺也
善曰河圖考鉤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

稱其財斯之謂禮說
文曰窆葬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向曰延之自言
追念往日游遠

情隨逐於潛變化也
善曰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翰曰爾
謂潛我

延之自稱也
眼開也
善曰漢書曰陳餘說武呂曰將軍獨
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伊好之

洽接閭鄰舍宵盤書態非舟非加馬
濟曰伊惟洽合也
良曰盤

樂態息也不用舟車而攜手相隨
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態息也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

正者危至方則閱
向曰誨教也言為正方之道者必見患於
時俗夫物方則止圓則行此正之誠於潛

也
善曰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
哲人卷舒謂處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卷而懷之此專布在於前代載籍

鑒不遠吾規子佩
翰曰哲人卷舒謂處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卷而懷之此專布在於前代載籍

取鑒不遠故凡所規諫子皆佩服也
善曰西征賦曰遠
與國而舒卷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毛詩曰鑒不遠
爾實愀

然中言而發
濟曰潛復贈延之以言也愀正色貌中言發中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違

衆速尤迕風先蹙
良曰尤責迕過屢倒也
善曰班固漢書
述曰疑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為尤悔深則

敷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音永遠誰復箴我

之闕失也 善曰爾雅曰永遠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翰曰歎自古仁

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 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 善曰應劭風俗 通曰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黔婁既沒展

禽亦逝 濟曰黔婁先生死曾子弔而問曰先生終有何謚妻曰康 謚為康哉妻曰嘗辭國不為是有餘貴也嘗辭君賜之粟是有餘富

矣甘天下之淡味樂天下之卑位其謚為康不亦且也展禽死門人 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

謚曰惠 善曰皇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 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生存時食不充虛

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 於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

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 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

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 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 大夫也展禽食菜柳下謚曰惠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 善

同塵已 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良曰旌表也加 見上文 過也 善曰康

黔婁惠柳 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并序

謝希逸 銑曰孝武躬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 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善注同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令罷煖

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向曰燕有寒谷鄒子吹 律暖之而生黍龍鄉有

同晨雞屬之考驗志與漏合魏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趙得 和氏璧秦王求以十五城易之故世謂連城璧言此數者罷輟去辭

皆喻貴妃薨而離於帝也 善曰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 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

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 雞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

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 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

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 皇帝痛掖 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璧

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 向曰掖殿掖庭之殿貴妃之居 者也閭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 泉下也已宮謂玄宮天子后妃所葬墓皆曰玄宮也 善曰埋蒼 巡

日閭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

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翰曰

長砌也蕙路香草宮也楚詞云集重陽入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善曰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

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栢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天寵方

隆王姬下姻濟曰貴妃生第二皇女言帝方寵貴妃以妃女下

通言王姬善曰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三姬亦下嫁於諸侯也故天子女肅雍揆

景陟岵爰臻良曰言王姬將擇日出降而貴妃遽薨也肅敬雍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臻至也善曰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墮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國軫

零淑之傷家疑墮妣善本作之怨銑曰軫痛淑善疑成也

皇女也禮曰母死曰妣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誄曰家失慈覆世零母儀鄭六禮記注曰庇覆也

庶或為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向曰撰集也言

之於旂旒旒旒之上圖美於景鐘流芳於萬舞也國語云魏顆親止杜回銘勲於景鐘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謂傳盛德於萬舞

中也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曹植十太后誄曰取揚后德表之旒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

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

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其辭曰

立丘煙因焜瑤臺降芬翰曰煙焜美氣也芬香也善曰

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立丘之水有立鳥銜外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

兮見有娥之佚女高唐淝雨巫山鬱雲翰曰高唐賦云昔

石臣注與李善同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誕發蘭儀光啓玉

朝雲暮為行雨淝出鬱盛也善注同

度濟曰言此神女之美盡積於貴妃矣誕大光明也蘭芳草玉重

寶皆喻容儀淑美也善曰揚脩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望月方娥瞻星比婺良曰

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啓已見上文以不死之藥奔月婺女星名方亦比也善曰易歸藏曰昔常娥

毓德素里棲景宸軒銑曰毓養素舊也棲託景影也宸軒

天子所居之宮也善曰周易曰君

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
南碑曰栖景曜於衡門處麗締給
善本作
出林心類繫
詩云

為締為給服之無斃謂女未知將所適故習締絡之事能無厭倦是
其性貞專也處謂在室也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於此又云于以

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蘋于沼于泚蘋藻也繁蒿也謂公侯夫人執
此以助祭也懋勉也言貴妃勉行此事也善曰毛詩曰葛藟之覃兮

施于中谷是刈是穫為締為給又曰手以
採蘋南澗之濱又曰于以採蘋于沼于泚
脩詩賁道備圖照

言
美道舉以圖書見其善言也善曰廣雅曰賁美也世本曰史
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

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翼詔妣幄贊軌堯門
也似禹姓也軌

跡也禹娶塗山氏女故妣幄堯母懷堯十四月而生矣堯門堯母門
也善曰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

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妣為姓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好昭帝
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

所生門曰
堯母門
也綢繆容與逸豫良
善曰史三史經六經
陳風緝藻臨豕分微
緝綴也藻文章也

善曰風國風豕豕易豕也
游藝彈數撫律窮幾
善本從木
銑曰藝六

藝律六律殫盡也
幾微也善注同
躊躇冬愛怙悵秋暉
暉曰冬愛冬曰秋
暉秋月也躊躇行

止貌怙悵相望貌言於此時著篇章矣傳云冬日可愛善曰楚辭
曰蹇淹留而躊躇左氏傳曰豐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

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
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怙悵以永思展如之華寔邦之

援
善本從女濟曰展誠華美援助也國人所依倚
以為援助詩云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善注同敬勤顯

陽肅恭崇憲
濟曰宋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號
曰崇憲皇后居顯殿言貴妃敬勤肅恭於此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即
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
奉榮維約承

慈以遜
良曰榮寵維持約
遜下延和臨朋違怨
翰曰延

違避也詩云摻木后妃逮下也喻后妃
能以心意逮下則眾妾上事之無怨也
祚靈集祉慶藹迎祥

銑曰祚報靈善祉福也藹盛貌善曰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鄭立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

為嬋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丘上巳日
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
皇胤璿式帝女金相

向曰貴妃生皇子始平王陵晉陵王子雲及第二皇女也言似璿金
皆貴也式法質用也善曰式法也言皇之胤嗣如王之有法也沈

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

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

質也**聯**附齊穎接萼均芳濟曰附足穎秀也萼承華者芳香

有如此也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以**藩善本作**以**牧燭

代輝梁良曰漢文以子武為代主以參為梁王言皇子出**眡**

善本作**朔書氛**善本作**觀臺告**眡曰謂貴妃薨之徵也

祥氣之臺也氛侵皆惡氣也善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

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眡侵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

成災也**八頌高和六祈輟**眡**滲**疏禁切向曰言惡徵既生卜筮不

也滲盡也周禮云占人掌龜以下筮八頌以八卦卜筮之故以視吉

凶又云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也善曰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

筮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

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

造三曰禴四曰禘五曰烝六曰攻六**衡總滅容**暉**翟毀**禮曰周

曰說滲謂滲漉喻訖福也善曰宋孝武傷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

后之首服有衡以王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紉懸瑱又云

內則曰擗縱笄總總結束也垂後為飾又云王后之六服禕衣褕翟

律友畫翬也任衣襟言毀滅者謂貴妃薨也善曰包咸論語注曰

衡軛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勤面績總安車彫

面鷩總皆有谷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檐車也

周禮曰司服翟王后之六服禕服褕翟鞠衣展衣祿衣鄭玄曰

狄當為翟翟雉名也禕衣畫翟者也說文曰衽衣衽也**掩綵**收

哉濟曰瑤九即貴妃所居殿名紫禁即紫宮天子所居也掩綵收

華言無尤色也善曰宋孝武傷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

閔搖光之密室陰宮虛梁之餘陰又袁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嚴與

紫微故謂宮中為紫**帷軒夕改**蒲**輅晨遷**良曰帷軒常

禁密奧又謂之嚴與改謂異舊居也輅輅衣車也晨遷謂將葬善曰劉熙釋名曰容車

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

曰妾聞妃后**離宮天**銑曰離**宮天**銑曰離

輜駟蒼頡篇曰駟衣車也天子后妃所居處天邃雲懸言與之長隔矣

離絕邃深也善曰西都賦曰徇以離宮**靈衣**虛**襲**組**帳**

空煙向曰靈衣靈筵之衣襲重也組綬類以繫帳也空煙謂室虛

無人似有煙也善曰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

注曰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

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網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哉翰曰巾匣箱器也軸謂書也絃琴移氣朔兮變羅紈白

露凝兮歲將闌濟曰氣二十四氣朔月一日也闌晚也言貴

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良曰驚謂風驚

俱毀共氣摧其同樂仰昊天之日莫報怨凱風之

徒攀銑曰純孝謂皇子也純至擗踊也俱毀謂痛傷也共氣謂貴

既毀不可攀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頴考叔

有之呂氏春秋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

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毛詩

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

寥餘慶向曰日常言天與善人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暗

世覆復冲華國虛

淵今嗚呼哀哉濟曰冲華至美也淵深令善也覆亡虛絕也

塞復用斯辰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擲數襲階撤兩

題湊既肅龜筮既辰良曰題湊棺木內向也肅嚴也言

奠庭引雙輜也言雨與雙者貴妃與子雲同時葬也善曰

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

子曰身向曰維與曰皆詞也慕思愛惜也子謂子雲身謂貴妃也

上旻翰曰言天子視喪禮儀衣物而哀動也凡列辟崩毀而告

崇徽章而出窆旬照殊策而去城闈

鳴呼哀哉濟曰崇樹也徽旌旗也窆圻也照明也殊策

謂特加策書而誄其德闈城曲重門也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微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宋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蒙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向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闔城曲重門也

循閭闔而逕度

善本從水良曰建春閭闔皆國城門名逕邪也善曰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逕渡

龍透遲於步步

銑曰旌謂銘旌也龍駕也委轡飄揚貌善曰毛詩曰周道逶遲

楚挽於楓風喝邊簫於松霧

同曰銑喝皆鳴也楚酸楚蕭也善曰毛詩曰周道逶遲

而顧慕嗚呼哀哉

善曰穆天子西征至玄池是日樂也盛水以園喪車故比之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終是日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用姑繇之水

晨輶

溫解鳳曉蓋俄金

解鳳曉蓋俄金

輶輶也善曰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瓜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輶也善曰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瓜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輶也

山庭寢日隧路抽陰

良曰言山陵之

重局閔兮燈

善

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

善

天濶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濶涯也

響乘氣兮蘭

善曰言惠問

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善曰言貴妃德響若蘭氣馭風遠

鳴呼哀哉

善曰言惠問

哀永逝文一首

善曰此岳

潘安仁

傷妻之詞

哀永逝文一首

善曰此岳

潘安仁

傷妻之詞

哀永逝文一首

善曰此岳

潘安仁

傷妻之詞

哀永逝文一首

善曰此岳

潘安仁

傷妻之詞

哀永逝文一首

善曰此岳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

良曰啓夕謂啓殯之夕也宵興夜起也絕緒失次序

莫承莫能相承善曰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緒必夙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浩庭卒銜卹而絕緒

俄龍輻而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

銑曰俄邪也龍輻喪車也嗟歎詞也

待時待所用之時升上也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輶軸也天子盡之以龍說文曰輶喪車也

嫂姪兮

田結兮

悼惶

善本作章惶

慈姑兮垂矜

向曰悼惶忙遽以助喪事也慈姑即岳母也矜憫也善曰爾雅曰

婦稱夫之

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

翰曰戒警也膺背也

善曰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

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

兮歡樂甚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

濟曰謂岳妻初

嫁之時常思父母之居也詩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詩云誰謂河廣一善中航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善曰毛詩序曰可

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止故作此詩也

詩曰誰謂河廣一善中航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今奈何兮一舉

邈終天兮不及

良曰舉去也終天謂終竟天地善曰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及長逝之辭

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

丑輪切銑曰祖祭也儀禮云宵

設燎于門內之右援持也輶殯車也善曰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為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

撤房

帷兮席庭遙舉酌觴兮告永遷

向曰撤去也酌謂以酒沃地也善曰禮

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餼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

悽切兮增

歛俯仰兮揮淚想孤塊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

鬚髯

翰曰悽切哀貌歛悲聲揮灑也善曰顧宇室也倏忽卒疾也鬚髯謂似平生時也

徒鬚髯兮

在慮靡耳目兮一遇

良曰靡猶莫也

停駕兮淹留

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

銑曰徘徊旋行也何

獲謂無所見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回首兮旋旆

華輦謂畫輿車

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

良曰帷車帷也善曰班婕妤好自傷

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權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雲霏霏以承宇

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

兮失瀨翰曰言魚鳥為感傷俛低也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

歸濟曰悵悵恨貌遲遲行貌也思其人兮已滅覽餘

跡兮未夷銑曰夷亦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

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

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

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銑曰寥廓空虛

也浩汗廣大貌蒼茫無色也蕭散無人貌也

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翰曰潛隧堦道也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

兮朽壤濟曰委棄也蘭房妻嘗所居室也繁華盛貌襲入也

慕叫兮擗標擗之子降兮宅兆良曰慕哀也擗標拊心

兆吉兆也善曰擗標已見上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

兮堦窈窕銑曰櫬棺也訣別也幽房墓中便房也冥冥窈窕闇

堦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櫬親身之棺聲類曰

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向曰戶墓門也闔

無終善曰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曰自墓反虞

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翰曰遑暇趣求

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善曰漢書曰孝武李夫

弗夢平聲濟曰兆形也逢於日者皆善曰漢書曰孝武李夫

寄心兮爾躬良曰家道謂岳居家之道也爾躬謂妻之

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銑曰已往也然渠懷之

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向曰渠發聲也懷思也我之相思

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愧

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鼓缶而歌也善曰莊子曰莊子
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
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
能死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
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七

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鼓缶而歌也善曰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死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七



